



荣膺“首届读者最喜爱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”

无望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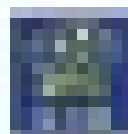
wu wang sui yue

刘庆邦◎著

到城里去
神木
走姥娘家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教育部“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”

无望岁月

WU WANG SUYUE

刘庆邦◎著

ISBN 7-309-05411-9

定价

25.00元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47.5
P86

111616

无望岁月

刘庆邦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望岁月/刘庆邦著.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3.12

(金书架)

ISBN 7-5008-3223-0

I.无... II.刘... III.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4916 号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82075934(编辑室) 62005049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965 毫米×1270 毫米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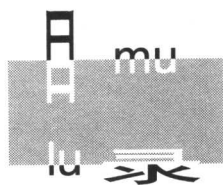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210 千字

印 张:8.875

印 数:1~7000

定 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无望岁月

无望岁月 001
走姥娘家 058
神木 121
到城里去 209

无望岁月

按初中三年的学制，我应该一九六七年暑期毕业。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都到了，学校仍没有宣布让我们毕业离校。上面说的是复课闹革命，我们学校没有好好复课，同学们闹革命的兴趣也不大了，闹不动了。校园的柳树照常发芽，桃花照样开放，方向都很对头。而我们像是一时失去了方向，显得有些盲目，无所事事。有的同学回生产队干活去了，协助家长挣工分。还有一位杨姓男同学，竟然结了婚。那时我们不过十六七岁，大多数同学还没来得及把结婚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，觉得结婚对我们来说还相当遥远。那个同学一结婚，我们都感到突然，还有些莫名的兴奋。等那位做了新郎的同学回到学校，在就寝之后的男生宿舍，我们一致要求他讲一讲结婚的体会，特别是新婚之夜，他和新娘是怎样接近的？怎样行动的？怎样度过的？宿舍外面都是春天的空气，空气里有土地泛潮的呼吸，有鲜花的芬芳。我们在床上的被窝里满怀渴望，躁动得厉害。我们甚至准备好了激动和欢呼，身上的某个重点部位也开始蠢蠢欲动。不料杨姓同学保守得很，他吭哧了半天，说结婚就是那么回事，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同学们不满足，一再恳求他讲具体点。有的同学提出了具体的问题，比如他在新婚之夜和新娘干那事没有。那事是重大的，实质性的，我们心跳得厉害，都希望听到他作出明确的答复。他回答得一点也不具体，连一个像样的细节都没有，还是说就那么回事。什么事情就怕太笼统，就怕没有细节，一没有细节，想象算是无处抓

金 书架

【 002 】

我妹妹很聪慧，她要是上学的话，学习成

绩肯定会很好。

挠，无处发力。在那个春夜，我们对杨姓同学的守口如瓶深感失望。

我一天到晚呆在学校里，做得跟正常上课一样。星期六下午，我按时回家去了。星期天下午，我背上母亲给我准备好的红薯和红薯片子磨成的面，准时返回学校。母亲一般不问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，她一直相信我是一个好学生。按照我们家的分工，母亲和我的大姐二姐在队里干活，挣工分。我吃的，穿的，还有每个学期的学费，都由她们负担。她们或许知道我们学校的情况，知道学校处于停课半停课状态，但下一步往哪里发展，她们也看不清，只能走一步说一步。她们不指望我过早地回家参加劳动，对我的学业还抱有希望。在此之前，我妹妹到了上学的年龄。母亲没有让我妹妹上学。我妹妹很聪慧，她要是上学的话，学习成绩肯定会很好。可是我妹妹从未踩过学校的门口，一天学都没上过。妹妹出嫁后，有一次回家问我母亲，她小时候为什么不让她上学。母亲把这个话告给我，我一下子觉得十分伤感。我觉得这不是母亲的责任，是我的责任。母亲一心供我上学，就没能力供妹妹上学了。实际上是我剥夺了妹妹上学的权利，或者说是妹妹为我作出了牺牲。牺牲的结果，我妹妹一辈子都是一个睁眼瞎啊！

这些想法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我对妹妹是否上学一点都不关心。星期天回家，我见妹妹挎上篮子去割草，去拾柴，牵上羊去野地里放羊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。不过母亲和两个姐姐对我的希望，我是知道的。她们希望我一直把学上下去，上出个名堂来。我要是呆在家里，她们会理解成我不热爱学习了，怀疑我在旷课，那样我会很不自在。我整天在学校里混着，对她们，对我自己，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交代，可以自欺，也可以欺人。那时候，我觉得天长得很快，时间多得很。太阳走得有多慢，天就有多长。宿舍门前疯长的野草有多少，压给我们的时间比野草还多。



岁月

【 003 】

人家一唱就是合唱、重唱，唱得高亢嘹亮，激情奔放。我还是觉得知了这么干有点不像话，怎么说也是喧宾夺主。

每天太阳一出来，我就有些发愁，不知道这一天该怎样度过。我打发时间的办法多是躺在宿舍里睡觉，睡得眼泡肿着，浑身瘫软。我当时就有体会，人不是想死就能死的，不是想睡着就能睡着。人对睡眠的需求也是有限的，仿佛生命长短有定数，人一生该睡多少觉，好像也是生前定好了的，想多睡少睡都不行。我午前睡了觉，午后本该是午睡的时间，我却睡不着了。眼睛闭得再紧，脑子里的眼睛怎么也闭不上。那年我们校园里的知了特别多，树上有，草丛里有，教室的墙上趴的也有，它们肆无忌惮，一天到晚叫得哇哇的。特别是在午后，在人们午睡的情况下，它们显得特别亢奋，叫得满天满地，达到高潮。似乎每一捧空气都在为它们的叫声所颤动，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它们持续不断的尖叫。这好像是该着的，我们不读书了，人家知了就借我们的校园，把人家的书背诵朗读一下。人家像人们过去一样，除了大声读书，当然也有音乐课，也要唱歌。人家一唱就是合唱，重唱，唱得高亢嘹亮，激情奔放。我还是觉得知了这么干有点不像话，怎么说也是喧宾夺主。反正我也睡不着，不如起来去逗知了玩玩，把知了惩治一下。

我找来一根高粱秆，把梢头劈开，劈成张开的剪刀模样。并把张开的顶端支上一根木棍，使之不能合拢。然后我就去校园的墙角或树丛里找蜘蛛网，把蜘蛛网一层一层缠裹在高粱秆梢头张开的部分。这样，捉拿知了的器具就制成了。这种器具叫粘子，它利用的是蜘蛛网的黏性和柔韧性，趁知了不备，从背后一下子就把知了捂住了。我说捂住，没说粘上，是说这种捕知了的办法成功率不是太高，做不到十拿九稳。想想看，蜘蛛网是蜘蛛用来捕捉苍蝇、蚊子、蜜蜂等一些小昆虫的，知了个头比较大，力气比较足，单面的蜘蛛网很难捕到它。然而我使用的是多层蜘蛛网，加上我一捂住它就不松手，让它有劲使不上。当它感到绝望，不

一到春天，杏花开了桃花开，红花开了白

花开，一派灿烂景象。

再挣扎时，我把器具快速一收，一个吱吱叫着的知了，也许就到了我手里。

我们学校的校园很大，前面的柳阴道两侧，分别是大面积的操场和苗圃。操场就不用说了，那是我们跑步、做操和打球的地方。苗圃非常值得说一说，那里丰富多彩，可以说是我们的乐园。说是苗圃，那里的苗木品种一点也不单调，有杨树柳树，也有桃树杏树苹果树。一到春天，杏花开了桃花开，红花开了白花开，一派灿烂景象。逢到上自然课或劳动课，老师还带我们到苗圃里学习果木嫁接。我们嫁接的树是柿子树。老师教我们把棠梨子树的树苗削断，劈开，把柿子树的枝条插进去，用干草茎缠上，再裹上泥。过一段时间去看，草茎被撑断，裹上的泥巴也自行脱落，柿子树就算嫁接成功了。只是嫁接的结合部会鼓胀起来，类似孕妇隆起的小肚子。我选择到苗圃里去粘知了。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，学校的苗圃像是被师生们遗忘了，没有老师再带我们去那里劳动。我钻进苗圃里一看，那里的野草非常旺盛，几乎把桃树李树给包围住了，给埋住了。有一种叫涩拉秧的藤蔓性植物，竟然呼呼啦啦地爬到树冠上，在那里像是也扯起了造反的大旗，也在高喊造反有理。还有一种拔着茎子往上蹿的野草，茎子的半腰，附着一只两只知了抽身而去时留下的空壳。因有了知了的空壳在，它们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高枝，稍有风吹，它们就愿意招摇一下。苗圃里的知了当然很多，我随便往树上一看，就看到了好几只，有会叫的，有不会叫的。这里我得说一下，母知了都很沉得住气，它们从来不大声喧哗。只有公知了才瞎喊瞎叫，卖弄不尽。我看哪个知了叫得凶，先向它下家伙。我粘第一个知了，没有粘到。它像是发现了我的企图，我的粘子正向它背部运行时，它大叫一声就跑了。它一边飞一边还在叫，叫得很尖锐，似乎在提醒它的同类，说有坏人来了，有危险，快跑！它叫过之后，附

余振中是跟我要好的同学，睡觉时，我俩打老通、睡一个被窝。

近的知了似真的有所警觉，叫声稀疏一些。可不一会儿，叫声又起来了，掀起了新的高潮。我不用上树，甚至站在原地不用动，就可以粘第二只知了。这只知了运气不佳，它被我粘到了。它当然不服气，我把它握在手心里，它还在叫。我把手握紧，它的叫声就沉闷。我把手稍松一点，它的叫声就响亮。这让我觉得很好玩，仿佛叫声不是知了发出来的，而是我的手弹奏出来的，知了不过是我手中一件知了形状的乐器，我想让它发出什么样声音，全凭我的手说了算。同时，知了的爪子在我手里乱抓乱挠，让我觉得手心里有些痒痒，也很舒服。问题是还有许多取之不尽的知了等待我去捕捉，到手的这只知了该怎样处置。弄死它，有点可惜。放飞它，岂不是白捉了。

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，余振中到苗圃里找我来了。余振中是跟我要好的同学，睡觉时，我俩打老通，睡一个被窝。他对我的行踪比较注意。他来了，我就让他给我拿着俘虏，也是战利品。他倒很有办法，把知了一侧透明的翅膀揪掉，就把知了放在地上了。失去一侧翅膀的知了再也不能起飞，它的一只翅膀扇得再快，也只能徒劳地在地上转磨。它一边扑拉着膀子转磨，一边叫唤。我想它被揪掉翅膀的地方一定很疼，它的叫唤就成了痛苦的叫喊。这个余振中，真够残忍的。

余振中嫌我用粘子粘知了效率太低，不如用马尾做成套子，套知了好一些。细细的、活动自如的马尾套子，在知了面前一放，知了大概不知道套子是什么好玩的东西，两只前腿一扒一扒，就钻进套子里去了。等知了觉得有什么东西套住了它，再飞已经晚了，它飞得越愤怒，套子缚得越紧。知了惨叫着，在固定马尾套子的杆梢呼啦啦地飞，那种感觉跟钓到会飞翔的鱼差不多。我也知道用马尾套子套知了好玩，可校园里哪有马，去哪里揪马尾。余振中说：“有马呀！”我问：“哪里有马？”余振中说：“你再

想想，我不信你想不起来。”见余振中笑得很坏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他说的有马，是指那位让我心仪已久的女同学马连芳。余振中这小子，正说着套子，他就做一个无形的套子让我钻。上个学期以来，余振中老是拿马连芳跟我开玩笑，好像我和马连芳真的在偷偷地谈恋爱似的。别的同学言谈话语中，也流露出与余振中同样的意思。表面上，我反对同学们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在心里，我希望他们把我和马连芳紧紧联系起来，玩笑越多越好。他们一跟我提到马连芳，我就禁不住脸热心跳，心内就荡漾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。我之所以跟余振中关系比较好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他满足了我愉悦的要求。我进一步希望，同学们拿我与马连芳开的玩笑，像水中激起的波浪一样，一波一波地波及到马连芳那里，使她得到同样的信息。最后层层波浪把她也包围进来，把我们两个置于波浪的中心，再形成一个旋涡，把我们一同旋进去。旋到哪里都可以。马连芳虽然姓马，但我不愿意余振中把她当成马，不愿听到余振中把马连芳与马相提并论。在我心目中，马连芳是完美的，近乎圣洁。而马不过是四条腿的动物。把马连芳比成马，无疑是对马连芳的一种贬低，一种亵渎。我恼下脸子，皱起眉头，狠狠斜了余振中一眼。余振中顿时有些讪讪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反问他：“你说怎么了？”余振中解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女生的长头发可以代替马尾，也可以做成套知了的套子。我说：“那你去找女生要头发去吧！”余振中又来了，他说别人的头发他不要，只要马连芳的。他要跟马连芳说明，是我让他找马连芳要头发的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要是余振中以我的名义，真的向马连芳要来了头发，那意义就大了，我就会把宝贵的头发收藏起来，绝对舍不得用马连芳的头发做什么套知了的套子。可我说：“你敢！”

余振中没敢去找马连芳要头发，也没敢找别的女生要头发，

无 四 岁 月

【 007 】

我们想笑又不敢大笑，只在肚子里笑得咕咕的。

我们还只能借用蜘蛛网的力量，用粘子粘知了。连着几天，一到午后，我和余振中就钻进苗圃里去了，拿知了粘着玩，打发难耐的时间。有农民从学校的大门外走过，他们以为我们在学校读书。其实呢，我们像学龄前的孩子一样，在天天玩耍。我们每天都能捉到十几只知了。有一天，余振中没有揪掉知了的翅膀，他把好几只活着的知了装进口袋里去了。到了天黑，等同学们开始睡觉，他才悄悄地把知了释放出来。一时间，知了们在熄了灯的宿舍里乱飞乱叫，撞得玻璃啪啪响。别的同学不知底里，还以为知了是自行飞进宿舍的。有的同学爬起来，点上灯，在床上一跳一跳地捉知了，把宿舍里搞得很热闹。我和余振中推波助澜，说这有一只，那有一只，鼓动别的同学去捉。我们想笑又不敢大笑，只在肚子里笑得咕咕的。

晚上我们也睡不着觉，余振中就在我腿上和我脚上做小动作。他先是抱住我的一条腿，模拟什么似的，把我的小腿抱得紧紧的。前面说过，我俩是打老通，我的腿伸在他那头，他抱起来是很方便的。只抱抱也就罢了，他还拿他腿间的东西顶我的腿。我觉得我的腿肚子怎么有点硌呢，一想，是他在那头捣乱。余振中就这么无聊，这么不知害臊。我怕臊着他，我的腿暂时没动。

大字报还有人写。大批判会还有人组织。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，还是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。大字报不管写得再好，已没多少人看了。大批判会多是应景，发言者不过把报纸上的社论重复一遍。我也曾被指定为大批判的发言者。我不想念报纸上现成的话，想说一点自己的话。于是我就哗众取宠似地写了一些漫骂的话，故作慷慨激昂地到全校师生参加的大批判会上去念。我的发言引起台下一片笑声，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。以至到了今天，我还能记起我当时是怎样骂人的。这种抹不去的记忆，只能让我脸红，让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。大家都是红卫兵是不错，但

金 书架

008

他们几乎进入了学校的领导层，几乎与学校的领导平起平坐。

红卫兵队伍已被分为多种派别，有造反派，保守派，还有中间派，逍遥派。在所有这些派别中，只有造反派还活跃着，还承担着造反的角色。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都参与活动，真正起作用的也就是那么三五个造反派的代表人物。是他们打倒了学校的领导，又是他们解放了学校的领导，因此他们成了有功的人。他们几乎进入了学校的领导层，几乎与学校的领导平起平坐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动不动就跑到公社去了，似乎跟公社的头头脑脑也能说上话。公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他们把革委会主任说成是和他们一个战壕的战友，他们可以共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除了那几个人物，大多数红卫兵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。我和余振中，还有不少同学，稀里糊涂地被划成了保守派。所谓保守派，就是造反派的对立面。人家造反有功，我们保守有过。甚至说我们成了革命的绊脚石，成了革命对象。因为我是保守派，后来走上社会的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不被信任，政治上吃了不少亏。可当时我没觉得当保守派有什么不好，估计不到它会给我带来严重后果。我当时就是赌气，不愿跟那帮调皮捣蛋、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为伍，不愿向他们看齐。其实我也有机会成为造反派。那时上面有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，站队站错了不要紧，站过来就是了。我只要一个声明，声明退出自己的组织，加入造反派所在的组织，跟玩儿似的，就变成造反派了。可我就是不服气，就是固执己见。大家一同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干嘛他们就是造反派，我们就是保守派，他们就是正确，我们就是错误。还有，保守派的一些同学都很好，我不能背叛他们。其间，属于造反派别的马连芳，曾托人转告我，问我还呆在保守派的队伍里干什么，应该赶紧从保守派里退出来，加入他们的队伍。马连芳的关照让我感动，这表明她对我不错，的确有心于我。可以说没有什么比马连芳的关照更让我动心的了，这是在革命年代，马连芳向我传达她对私心，我是否

无 岁月

【 009 】

在不上课的时候，女生们就呆在女生宿舍里，很少出来。我想象不出她们在宿舍里能干什么。

服从她的意思，这关系到我们相爱的前景。说来我对自己真的很佩服，在那样的年龄，在那样神魂颠倒的初恋阶段，我竟然战胜了感情，坚守了自己的立场，保持了独立的人格。我后来想到，我和马连芳的初恋之所以没什么成果，可能与我没听她的话有直接关系。她有可能在通过站队的事考验我，结果我没有向她靠拢，在她的考验面前失败了。

我们不是一点课也不上，只是上得断断续续。所上的课也不使用原来的课本了，因为原来的课本都不怎么突出政治。要上新课，就得临时性地新编教材。比如上俄语课，老师把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，万万岁，翻译成俄语，教我们读写。这种课谁想上就上，不愿上，老师也不点名。课后也不留作业。

在不上课的时候，女生们就呆在女生宿舍里，很少出来。我想象不出她们在宿舍里能干什么。一天见不到马连芳，我心里就空虚得很。我很想到女生宿舍去找马连芳，但我不敢去。在我看来，女生宿舍是一块禁地，或者说是一方雷池，谁都不敢走近一步。在校园里能看到的大都是男生。除了像我和余振中这样的，热衷于跑到苗圃里捉知了，还有的男生喜欢打篮球，有的男生喜欢摔跤。一天傍晚，我还在校园里听到了吹笛子的声音和拉二胡的声音。这声音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弄出来的，他们把兴趣转向了学习乐器。他们吹的和拉的曲调都是东方红，太阳升。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，何以一吹一拉就如此动听。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：过去我以为音乐都是从广播喇叭里发出来的，离我们都比较远，现在看来，只要我们手上有了乐器，通过我们的嘴和手，我们也能贴近地弄出好听的声音来。我隐约觉得，任何乐器都代表着艺术和浪漫，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是不是跟母亲要几毛钱，我也买一根笛子。

麦收之前，我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，让我们寂寞难熬的心着实兴奋了一场。公社所在地的镇上死了一个老人，老人有众多的亲戚和子孙，是镇上的一个大户。他的子孙们看中我们学校的操场了，要把老人埋葬在我们操场里。这像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学校不好好上课了，人家就要往学校里埋死人，就要把一个原本好端端的校园变成一个墓园。操场是我们上操跑步的地方，突然埋进一个死人，堆起一个坟包，这像什么话！学校的领导向死者的家属提出强烈抗议，坚决反对他们往操场里埋死人。死者家属说，那片操场本来就是他们祖上的坟地，只是建学校时，把坟头都平了，建成了操场。这多年来，学生娃子们在他们祖先的头上打滚撒野，已经把他们的祖先闹腾得够受了。他们的祖先已多次给后人托梦，希望后人能还他们的安息之地，安静之所。趁着现在学校也不上课了，今后这块地方是学校不是学校还不一定，不如把他们的祖坟恢复起来。双方争执不下，校领导就紧急动员我们学生，希望我们加入对死者家属抗议的行列，并行动起来，众志成城，阻止死者家属以及装进棺材的死人对我们校园的入侵。校领导开会动员我们时，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，非常突出政治。校领导说，大张旗鼓披麻戴孝埋死人，这正是“四旧”之一的旧风俗，正是封建迷信的表现，必须加以破除。红卫兵小将们造反精神最强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最坚定，一定会和旧风俗和封建迷信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。革命的同学们，真正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！

学校的造反派头头配合校领导的动员，振着臂，带领我们高呼口号：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；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，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；毛主席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那时逢开会必呼口号，呼口号比打喷嚏还方便。呼口号的办法对渲染气氛，调动情绪，是管



无月

〔 011 〕

学校里打了紧急集合铃，校长白着脸，一再催促快！快！快！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完全处于临战状态。

用的。几个口号呼过，我们的情绪顿时有些激昂。学校里有一段时间没出过什么像样的热闹事了，在校园里光光的操场上挖坑埋死人，这事够刺激的。从我们学校来说，这也算是史无前例吧。什么事就怕史无前例，一说到这个词，就让人觉得新鲜，就感到了动员性的力量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不就是被说成史无前例嘛。就我们内心的愿望讲，我们不愿意看到死者的子孙把死人埋到校园来，有碍观瞻和影响跑操，那是小事，主要是我们对死人都怀有恐惧，半夜里出来撒尿，操场凸起的新坟会让我们害怕。我们听到的有关鬼的故事太多了，在月黑头，要是从坟里出来一个披毛鬼，坐在坟头向我们招手怎么办，岂不把我们吓得尿水倒流！可是我们又觉得，把死人埋进校园里试一试也无妨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半夜里就可以喊鬼来了，同学之间就可以拿死人和鬼互相吓唬。我们还可以站在远处向坟堆扔砖头，以锻炼我们的胆量。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希望，那天人家带着举丧的队伍来埋死人，学校师生和死者家属之间，最好能发生一点冲突，开展一点武斗，那样会更好看一些，更激动人心一些。

我们的希望很快变成了现实。那天中午，有学校派出的探子来报，人家的举丧队伍出发了，正浩浩荡荡奔学校而来。我跑到学校大门外往东边的大路上一看，见那支抬着一口黑棺材的队伍果然向西走来。那些人头上腰里都戴着孝，远看白花花的。在前面开路的人，一路放着炮，吹着大笛。紧随其后的人哀哀哭着。他们做得有些惊天动地。有一段时间没下雨了，地上积有厚厚的尘土。尘土被他们踢腾起来，尘浪滚滚，显得势头很猛。不知为何，我从这支队伍里看到了一股杀气，似乎大有踏平我们校园之势。我赶紧退回学校里去了。

学校里打了紧急集合铃，校长白着脸，一再催促快！快！快！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完全处于临战状态。同学们互相转

我们紧闭城门，采取的是坚守不出的办法。

至于兵力分配，学校领导把我们学生安排
在最前面，也就是第一道防线。

告，他妈的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们跟他们干！其实大家心里要说的是，太好了，他们终于来了，这一下有热闹看了。同学们都兴奋得脸上红通通的，眼里闪射着好奇的光彩，恐怕过大年，看大戏，都不能使大家如此兴奋。也有个别同学脸色发黄，那是他们兴奋过度，变成紧张了。

学校的大门关上了，闭上了，也顶上了。我们紧闭城门，采取的是坚守不出的办法。至于兵力分配，学校领导把我们学生安排在最前面，也就是第一道防线。我看出了领导的用心，他们要拿我们学生当炮灰。他们给我们吃定心丸，说学生是革命小将，是祖国的花朵，谁都不敢动学生一指头。学校领导和老师在第二道防线。他们可能是在督阵，防止我们临阵溃逃。

对方的队伍不可避免地逼到了门口，隔着一层不太厚的木门，我们听见他们在叫阵，在骂人，在用脚踹门。我们这边一时没什么动静。我们不是埋伏，也不是以静制动，我们是害怕，生怕他们突然破门而入，杀将进来。不知谁说了一句，唱歌，我们唱语录歌。有人起了一个头，我们马上附和着唱起来了，我们唱的是著名的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我们唱得声音很大，很整齐，也很悲壮，真有那么一点誓死捍卫的味道了。语录歌唱到头，没人要求我们接着唱，我们自发地把这支歌又唱了一遍，又唱了一遍。这支歌似乎给了我们胆气，使我们雄壮起来，我们唱得气冲霄汉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们的歌声压倒了对方的叫骂声，好比东风压倒西风，使他们的气焰不再那么嚣张。我们几乎在心里欢呼起来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果然厉害，果然战无不胜。

我们高兴得有点早了，有几个头戴孝帽的青壮男子，分别跃上大门两边的墙头，翻将进来。我们学校的院墙是土打墙，不高，墙头上方也没栅刺，他们想翻过来是很容易的。他们翻进来